

## 冬是一腔水墨心意

□米丽宏

东风千万里赴约，一笔捺下去，世界换了画风。

放眼一瞭：大自然隐去了浓，皴出了淡；隐去了婆娑，勾出了嶙峋；隐去了柔软，镂刻出坚硬；隐去了姹紫嫣红，余下了老树昏鸦。翠绿毛羽，收起来；温柔富贵，撒了去。

寒气执坚披锐，如锋如芒般，拼出一段黑白记忆。天地万物，发出瓷器才有的冷光，世界近乎创世神话般的沉寂。沟涧里的水，干瘦到只剩一脉白线；远处的峰尖儿上，挑染一抹雪边儿。一点点冷峻，一点点禅意。

远远近近的树，一律是简约、隐忍的淡笔，只剩了骨架和轮廓，以及章法、节奏和脉络。把骨架一立，轮廓一勾，章法一定，节奏一划，脉络一穿插，眼前是万里无垠的清远江山，是清寒端素的冬的天下。那些翠青的生气，缩回去，缩回去，缩回到芯子里。缩回了，也还有勃勃野气，一种无言无色的绚烂。真的真的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都描摹不来那种清健之美、那种迷人。归根结底，我是没有参透冬的魅力。我只知道，大多时候，人一瘦下来，不免枯瘠。而这些草、这些树、这些山，褪尽丰腴和繁华，竟是如此天然浑成，一派远意。

是的，季节过着过着就淡了，它是由繁华绚丽处来；花儿开着开着就淡了，它是从铅华深浓处归隐；心情过着过着就淡了，它由激流勇进、事事争先的角角峥嵘里悄然而退。

一日日删减冗余，我们抵达了冬天。冬，就是这样的一抹淡笔。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场，让我们也淡一淡、静一静，让纵横驰骋了一年的欲望冷一冷。腾出眼睛和心思，想些该想的事。

一个人要经历多少岁月，才愿意睁开眼去看看和懂得冬之美？

对酷厉寒冬坦然而喜的，该是男人吧，大山般的男人。冬山，反过来也如男人吧——沉沉稳稳、心胸博大的男人，喧嚣之后，内心的躁动、表层的浮华，一一褪去。枯寂的背后是丰实，霜气的后面是底气。没草了，没叶了，没绿色了，没生机了，光秃秃恰似人生荒寒之处。可是，分明看得见那硬朗、骨感，那清瘦、真实。它是一个有所坚持的人，在时光里，抬着他磊落清明的额。寒是寒的，清是清的，终是有所期待，等一场肥雪倒下来，天地一白，四方跃动，冬山成为天地间真正的虚室。知己来访，两袖诗风，吟一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词。

冬山静默，冬山期待，冬山将无数生灵揽在怀里，酣眠如神。它接受枯寂，接受简单，接受命运给予的所有，温和地等待某物某事的来临。

冬，只剩一腔水墨心意，素素的、闲闲的、淡远的，仿佛一个低沉的弱拍。这是冬的一种特质，却是人的一种修养。万千繁华，功名业绩，它是轻轻合拢掩藏起来了。它懂得收敛，懂得节制，懂得松弛，懂得舍弃，懂得有所不为，懂得适可而止。

冬天的人，可以超越冬啊，去懂得谦恭，懂得宽容，懂得优雅，懂得豁达洒脱，懂得冲和淡远，懂得抱了诗意的情怀、丰盈的精神，去领悟生命中更为深刻的内容。

悟透了冬，春意四起时，你的生命才会从容展开。



## 荸荠

□朱宝珠

冬天了，又有荸荠吃了。在农村长大的我，一直把荸荠当水果吃。年幼时，苹果、香蕉极少进门，倒是荸荠年年都有吃。那时，父亲在西乡高桥工作，家也安在那里。而高桥的农民有种荸荠的习惯，自留地分到户时，有的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。我家有好几户亲戚住在梁祝公园附近，春节去亲戚家做客，表姨表舅都会把掏来的荸荠洗好一大盆让我们吃个痛快。吃不完还“兜着走”——带回家继续吃。在亲戚的眼里，自家种的地作货不值钱。而我看到荸荠心里会莫名惊喜，觉得荸荠好吃，又甜又爽口。

上小学时，天天走过荸荠田，心里总有所期盼，像有双慧眼能洞悉地底下的荸荠在渐渐长大。最开心莫过于在农民已掏过的荸荠田里“捡漏”。用小锄头东翻翻西挖挖，总能在荸荠田的边边角角挖出不少大荸荠，兴奋得差点在荸荠田里打滚，半天工夫捡到两三斤荸荠是常有的美事。我家的高桥亲戚，种荸荠非常有经验，种的荸荠产量比别处高得多。有一次，表舅带我去掏荸荠，翻起的一大块土上，竟密密麻麻长满荸荠，像公园卵石路上镶嵌的小鹅卵石。我高兴得双手像鸡啄米般快速拾荸荠，片刻工夫就装满篮子。这些荸荠个头大而均匀，颜色呈淡紫红，口感很甜很嫩，水分足，吃了还想吃，怎么吃都吃不厌。

荸荠吃多了，吃出门道来，看荸荠颜色就知道是“本地种”，还是“外地种”。我吃荸荠不厚此薄彼。皮厚、肉质粉粉、水分不多的黑褐色荸荠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记得上初二的那个春节，吃荸荠吃出美好的心境。此时，冬日灿烂，倚窗而坐，旁有老灰猫一起晒着暖暖的日头。一竹篮诱人的荸荠放在石凳上。我手捧心爱的长篇小说《家》，边悦读边吃荸荠。吃荸荠也不讲究，带皮直接用嘴啃，然后细细咀嚼，甜嫩的汁肉刹那滋润唇齿间。那啃下的皮，天女散花似的，撒给悠闲踱步的生蛋鸡来抢吃。几天下来，书看完了，荸荠所剩无几，舌头啃得痛兮兮。此时，心里那个爽、那个甜难以描述，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人就是自己了。

荸荠好吃，但掏荸荠是很辛苦的活。荸荠长在地底下25—30厘米深的地方，星星点点地点缀在一层深土里，要用铁锹使劲地直一锹横一锹，再在撬起的一大块泥土上一颗颗捡拾。如果天气不好，荸荠又长得少，那掏荸荠的人可遭罪了。记得家住西郊的表弟参军入伍的那年冬天，表弟知道我爱吃荸荠，临行前背起铁锹去荸荠田，我和小表妹紧跟其后。空旷的田畈上，呼呼打着“西风暴”，田沟里结着薄冰。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刮似的，冻僵的手指麻木不听使唤。表弟费劲地撬起的一大块土，可上面只长着稀稀拉拉、大小不匀的几个荸荠。再撬一块还是没长几个，三人忙活了好一阵，挖出的荸荠才把竹篮底盖住。

洗荸荠也不轻松，掏来的荸荠带着泥，得把荸荠倒入石捣臼里，用竹扫帚用力搓掉泥，再到河里淘洗，一遍又一遍反复好几次才能洗干净。

我还吃过最美味的荸荠。一次去姑姑家，她想弄点零食给我吃。东找找西寻寻，看到吊在楼板下放荸荠种的竹筐。她登上椅子连抓了十几个，硬塞到我的口袋里。这荸荠种因长时间失水，皮已起皱，用手直接能把皮剥掉。放到嘴里一嚼，齿间香甜弥漫。也许姑姑生前不会记住此等小事，我却难忘姑姑对我的好。

这辈子我对其他水果都无所谓，唯独爱吃荸荠。多年前住部队家属楼，看到邻居军嫂的小孩感冒了，买荸荠炖汤给小孩喝，才知道荸荠有药用功能。后来查阅了资料，进一步了解荸荠的种种功效：清肺热、化痰利肠、生津润肺、利尿解毒……荸荠还能当菜吃，如炒肉片、炒木耳等。有一次在广州还吃过用荸荠粉制作的“地栗糕”，爽滑爽滑的，味道特美。荸荠虽不登大雅之堂，但却亦蔬亦果亦中药，它实实在是在是我的至爱！

总第7151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